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

太祖高皇帝

丁亥年至
戊戌年

丁亥年春正月築城呼蘭哈達南岡

尼堪外蘭既伏誅

見丙
戌年

太祖乃于呼蘭哈達之南嘉哈河碩里口兩界中平岡築

城三層建宮室立法制以禁欺詐防盜賊

夏六月攻克哲陳部

哲陳部長阿爾泰據山結寨

太祖率兵征克其寨擒寨主阿爾泰斬之

秋八月攻克巴爾達城及洞城

巴爾達城舊附哲陳部與我構兵

見乙酉年

太祖命巴圖魯額亦都

後為一等大臣
世襲果毅公

率兵征之至渾河

河漲不能涉以繩聯軍士魚貫而渡率精銳數人
乘夜攻之梯城而上城中人迎拒額亦都跨城堞
而戰身中五十創猶死戰不退城中人皆潰遂克

其城

太祖復自率兵攻洞城克之降其城主扎海以還

戊子年秋九月取完顏城

初葉赫貝勒揚吉努識

太祖為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

太祖曰汝欲結姻盟盍以年已長者妻我揚吉努曰我非
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儀容端重舉止
不凡堪為

聰審貝勒配耳

太祖因聘馬

事在乙酉年前

是為

孝慈高皇后誕生

太宗文皇帝哈達萬汗之子貝勒瑚爾罕以其女送

太祖為妃

事即在戊子年四月

太祖出迎時憩洞城之野有乘馬佩弓矢過者

太祖問左右曰誰也左右曰此棟鄂部人善射部中無出

其右所稱善射紐翁錦是也

太祖召之至指百步外柳

命之射紐翁錦發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錯

太祖發五矢皆中衆視之五矢所集僅五寸許鑿落塊木
而五矢始出共歎為

神技云時蘇完部長索爾果率部衆來歸

太祖以其子費英東佐理政務

後為一等大臣
世襲信勇公

棟鄂部長

克徹巴延之孫何和哩率部衆來歸

太祖以長女妻之

後為一等大臣
世襲勇勤公

雅爾古寨長扈拉瑚率

衆來歸

太祖以其子扈爾漢為養子

賜姓覺羅任侍衛

後為一等大臣世襲子爵至是

親率兵征完顏部夜過東星阿地天隕一星大如斗有光

衆馬皆驚

太祖知為克敵之象也遂進兵至完顏城攻克之斬其城

主岱度墨爾根而還

己丑年春正月取兆嘉城

先是克兆嘉城獲理岱

見甲申年

寧古親代為城長擁

兵負固有年至是

太祖率兵征之伏兵城下城內兵百人出我伏兵不即擊
引弓射之敵兵突衝

上前四面環繞

太祖獨立百人中手刃九人餘衆悉潰走圍城四日將破
之我兵遂弛備分取所俘獲聚而譁

太祖解甲授侍臣鼐護被之

諭曰我兵喧譁必相爭奪爾往禁止鼙鼓既往喧益甚

太祖又以棉甲授侍臣巴爾泰被之

諭曰敵將遁速取我甲巴爾泰往因喧譁未息不即來忽

城內十人突出和洛噶善城索長阿之孫旺善

武泰

第三子

為敵兵撲仆地踞其身欲刺

太祖未及甲奮身直前發矢中敵兵額應弦而踣援旺善

起衆兵乃至攻克其城斬寧古親而還

辛卯年春正月收服鴨綠江路

時環境諸國有抗逆者皆已削平境內所產東珠
人獲紫貂黑狐獐狝獾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明
亦遣使通好歲以金幣聘問于撫順清河寬甸靉
陽四關口互市以通商賈

國勢日盛

太祖乃遣兵招撫長白山之鴨綠江路盡收其衆

癸巳年夏六月敗哈達兵于富勒佳齊

先是辛卯年葉赫貝勒納林布祿

貝勒揚吉努之子

遣使

伊爾當阿拜斯翰來告曰烏拉哈達葉赫輝發滿
洲言語相通勢同一國豈有五主分建之理今所
有國土爾多我寡盍將額勒敏扎庫穆二地以一
與我

太祖叱之歸

諭曰我乃滿洲爾乃呼倫爾國雖大我豈肯取我國即廣
爾豈得分且土地非牛馬比豈可割裂分給爾等皆執
政之臣不能各諫爾主奈何覲顏來告耶既而葉赫哈

達輝發三國貝勒復各遣使來

太祖宴之葉赫使人圖爾德起請曰我主有言欲相告恐觸怒見責奈何

太祖曰爾不過述爾主之言耳所言善吾聽之如出惡言吾亦遣人以惡言報之吾豈爾責乎圖爾德曰我主云欲分爾地爾不與欲令爾歸附爾又不從儻兩國興兵我能入爾境爾安能蹈我地耶

太祖聞言大怒引佩刀斷案

諭曰爾主弟兄何嘗親臨陣前馬首相交破冑裂甲經一
大戰耶昔哈達國蒙格布祿岱善如二童擲骨為戲以
致鬪爭叔姪自相擾亂故爾等得掩襲之何視我若彼
之易也爾地豈盡設關隘吾視蹈爾地如入無人境晝
即不來夜亦可至爾其奈我何昔吾以

先人之故問罪于明明歸我喪遺我敕書馬匹尋又授我
左都督敕書已而又齎龍虎將軍敕書歲輸金幣汝父
見殺于明

事在甲申年詳
後天命四年

曾未得收其骸骨徒肆大言

于我何為也遂

作書遣巴克什阿林察持往

諭之曰爾持此書至葉赫兩貝勒前誦之若懼而不誦即
居彼勿復來見我阿林察遂行葉赫貝勒布齋聞之使
人迎至家索視書阿林察出書誦之布齋曰我既
見書不必令吾弟納林布祿見也阿林察曰我

主有命此書不令俱見勿復回布齋曰吾弟言辭不遜汝
主怒之良是但吾弟見書又恐有傷于汝耳阿林

卷二
察乃還未幾長白山所屬珠舍哩訥殷二路同引
葉赫兵刦我東界洞寨時

太祖御樓羣臣入告

太祖曰任彼刦之可也此不過我同國之人遠附葉赫刦掠我寨耳水豈能越山而流火豈能踰河而燃乎蓋水必下流火必上燃珠舍哩訥殷二路終當為我有也至是葉赫貝勒布齋納林布祿糾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烏拉貝勒滿泰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四國合兵

刳我瑚布察寨

太祖率兵追之設伏于途少引兵亦略哈達國富勒佳齊

寨哈達兵來戰

太祖欲引敵至伏兵處令我兵前行

躬獨殿後俄而敵兵三人聯騎揮刀追逼又一人揮刀迎

擊于前

太祖念兵刃自後至猶可避自前至恐傷面目及手遂引

弓射前至者又其人在右發矢未便

太祖因回身從馬項上射之中馬腹遂逸去其三人乘發矢時掩至

太祖乘馬驚躍幾墜賴右足據鞍得復乘遂射蒙格布祿馬踣地其從者泰木布祿以所乘馬與其主乘之適歸

太祖率騎兵三人步卒二十人追擊斬十二人獲甲六副馬十八匹乃還

秋九月擊敗葉赫哈達等九部兵于古呼山

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珠舍哩
訥殷九部合兵分三路來侵

太祖遣武理堪

後為前鋒將
世管佐領

往偵由東路行百里許度嶺

羣鴉競噪若阻其行者欲還鴉乃散再行鴉復噪
飛鳴撲面幾不能前武理堪異之馳歸以告

太祖命由扎喀路向渾河部偵之武理堪復馳往見敵兵
營渾河北岸方夜燹火密如星欲俟飯畢乘夜渡
沙濟嶺而來武理堪偵實馳告時夜已過半

太祖曰日者聞葉赫兵來今果然我軍昏夜出恐驚國人
傳語諸將期旦日啟行遂就寢甚酣妃富察氏呼

上覺謂曰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耶豈方寸亂耶懼之耶
太祖曰人有所懼雖寢不成寐我果懼安能酣寢前聞葉
赫兵三路來侵因無期時以為念既至吾心安矣吾若
有負于葉赫

天必厭之安得不懼今我順

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戕害無咎之人

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及旦

太祖既早膳率諸貝勒大臣詣

堂子拜復再拜

祝曰

皇天后土上下神祇其與葉赫本無釁端守境安居彼來
搆怨糾合兵衆侵陵無辜

天其鑒之又拜

祝曰願敵人垂首我軍奮揚人不遺鞭馬無顛躓惟祈默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二
佑助我戎行遂

親領兵至托克索地立渡處

誠軍士曰盡解爾蔽手去爾護項或項臂傷亦惟

天命不然身先拘繫難以奮擊我兵輕便破敵必矣衆皆

如

上命行至扎喀之野扎喀城守將鼐護三坦二人來告曰

敵兵辰時已至攻城不克退攻赫濟格城敵兵甚

多奈何衆聞之色變扎喀城有朗塔哩者後至呼

曰

貝勒安在我兵幾何言訖遂登山望之還告曰若以敵兵
為多我兵亦豈少耶昔我國與明交戰明兵漫山
蔽野我兵僅二三百尚敗其衆我國之人驍勇敢
戰必破敵兵如不勝吾甘軍法衆聞言心始安

太祖復遣人偵探

諭曰敵若還軍乘夜擊之否則旦日接戰時敵兵運糧芻
立營壘偵者得實具告

太祖遂駐軍是夕葉赫營有一人來降者言葉赫貝勒布
齋納林布祿兵萬人哈達貝勒蒙格布祿烏拉貝
勒滿泰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兵萬人蒙古科爾沁
貝勒翁阿岱莽古斯明安及錫伯部卦勒察部兵
萬人共合兵三萬我兵聞之復色變

太祖曰爾等無憂吾必不疲爾力俾爾苦戰惟壁于險隘
誘之使來若來我兵迎擊之否則四面列陣以步軍徐
進彼部長甚多兵皆烏合勢將觀望不前其爭先督戰

者必其貝勒我以逸待勞傷其貝勒一二人彼衆自潰
我兵雖少奮力一戰固可以勝耳遂于旦日進兵初葉
赫兵攻赫濟格城未下是日又攻

太祖至古呼山對赫濟格城據險結陣

命額亦都率百人挑戰葉赫兵見之罷攻城引兵來戰我
軍迎擊敗之斬九人敵稍卻葉赫貝勒布齋錦台
什及科爾沁貝勒翁阿岱莽古斯明安復并力合
戰布齋先衆突前所乘馬觸木而踣我兵名武談

者趨而前踞其身刺殺之敵兵遂亂錦台什與納
林布祿見布齋被殺皆慟哭哈達貝勒蒙格布祿
輝發貝勒拜音達哩等並膽落潰奔科爾沁貝勒
明安馬被陷遂棄鞍裸身乘驕馬走

太祖縱兵掩擊積屍滿溝壑追奔至哈達國柴河寨之南
時已暮結繩截路邀殺敗兵甚衆明日我兵擒一
人至告曰吾獲此人將殺之彼大呼勿殺願自贖
因縛之來跪

上前

太祖問曰爾何人對曰烏拉貝勒滿泰之弟布占泰也恐

見殺未敢明言生死惟

上命言訖叩首不已

太祖曰汝等九部會兵侵害無辜

天厭汝等昨已擒斬布齊彼時獲爾亦必殺矣今既見汝

何忍殺語曰生人之名勝于殺人與人之名勝于取人

遂解其縛

賜捨狝獮裘贍養之是役也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冑
千副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三萬之衆自此軍威大
震遠邇懾服矣

冬十月取珠舍哩部

珠舍哩部長裕楞額曾引葉赫諸部兵來侵

太祖遣兵征克珠舍哩路獲裕楞額寬釋其罪遷以歸贍
養之

閏十一月取訥殷部

訥殷部藪穩色克什前此亦引葉赫諸部兵來侵
至是聚七寨人據佛多和山寨而居

太祖命額亦都安費揚古噶蓋率兵千人攻圍佛多和山
寨三月乃下斬藪穩色克什

甲午年春正月蒙古部長始通好

科爾沁貝勒明安喀爾喀貝勒老薩各遣使來通
好自是蒙古諸部長通使不絕

乙未年夏六月攻克輝發部多壁城

卷二
輝發貝勒拜音達哩前與葉赫諸部一再來侵

太祖率兵攻克其所屬之多壁城斬城守克充額蘇蒙額
二人而還

丙申年秋七月遣還烏拉布占泰

先是陣獲布占泰養之四年至是

太祖命大臣圖爾坤煌占博爾寬斐揚占送之還未至其
兄貝勒滿泰與其子往所屬蘇幹延錫蘭地修築
邊壕父子淫村中二婦其夫夜入皆殺之及布占

泰至滿泰之叔興尼雅爭立欲殺布占泰因護送
二大臣嚴為防護不能害興尼雅奔葉赫圖爾坤
煌占等立布占泰為烏拉國主

丁酉年春正月葉赫哈達等部遣使乞盟

葉赫哈達烏拉輝發同遣使來告曰吾等不道兵
敗名辱自今以後願復締前好重以婚媾葉赫貝
勒布揚古願以妹歸

太祖貝勒錦台什願以女妻

太祖次子代善

太祖許焉具鞍馬鎧冑為聘更椎牛刑白馬祀

天設庖酒塊土及肉血骨各一器四國相繼誓曰既盟以

後若棄婚姻背盟好其如此土如此骨如此血永

墜厥命若始終不渝飲此酒食此肉福祿永昌誓

畢

太祖亦誓曰爾等踐盟則已有渝盟者待三年不悛吾乃

征之

戊戌年春正月招降安楚拉庫路

安楚拉庫路舊屬瓦爾喀部

太祖命長子褚英幼弟巴雅喇與費英東噶蓋統兵一千
征之星馳而往取屯寨二十餘招降萬餘人而還
于是褚英

賜號洪巴圖魯巴雅喇

賜號卓哩克圖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曰建州二面

臨河一面阻山以磚石包砌重城內城隨住者
三百餘家皆親黨心腹外城約近萬餘家皆是
挑選精壯者環城遠近散處有數十萬戶其地
界南鄰朝鮮義州西鄰長甸永甸大甸寬甸新
甸甯陽孤山一堵牆瑪哈丹撫安柴河清河撫
順北有白石江混同江黑龍江另置千餘家屯
種九邊地俱不毛惟建州產珠及獲與貂最下
赤松子鴨綠江珠所出也其魚最肥又東北走

數千里另有部落中國徒知其幅員三千里不知東北數千里也東多茂松貂巢其上張弓焚巢則貂墮于羅取山澤魚鹽之產易我中國之財故曰富此道周熟聞我

朝之疆宇廣大既庶且富而約略其詞與辛卯年實錄所云產珍異之物足備服用互市以通商賈

國勢日盛可相證合然

聖朝創造鴻模初不在是自丙戌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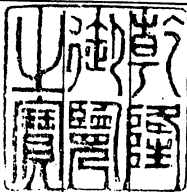
太祖高皇帝討誅尼堪外蘭後十餘年間以兵攻取者惟
隣近之哲陳部巴爾達城洞城完顏城兆嘉城
即前此尼堪外蘭在鄂勒琿城時

太祖欲往征慮為梗阻之讐敵也珠舍哩訥殷二部則遠
附葉赫引兵來掠自取誅滅者也若葉赫哈達
烏拉輝發合兵來犯敗衄而去悔罪乞盟猶
諭以待三年不悛乃征之是則師不輕出

義問宣昭人心悅服蒙古部長亦遣使通好先後招降鴨

綠江部及安楚拉庫路幅員漸闢財用益饒迥
非席已成之勢享自然之利道周乃謂取山澤
之產易中國之財故日富者豈不知有人有土
有財之本乎

有德今古同符者乎



皇清開國方略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五

內閣中書_臣沈鵬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

太祖高皇帝

己亥年至
辛亥年

己亥年春正月呼爾哈路長來朝

東海窩集部之呼爾哈路長旺格彰格率百人來
朝獻黑白紅三色狐皮黑白二色貂皮自是呼爾
哈部朝貢時至其長博濟哩乞婚

太祖嘉其率先歸附因以大臣女六配其六長

二月創制國書

時國中文移往來皆習蒙古字譯蒙古語

太祖命巴克什額爾德尼噶蓋以蒙古字改制國書二臣
辭曰蒙古字臣等習而知之相傳久矣未能改制
也

太祖曰漢人讀漢文凡習漢字與未習漢字者皆知之蒙
古人讀蒙古文雖未習蒙古字者亦皆知之今我國之
語必譯為蒙古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如

何以我國之語制字為難反以習他國之語為易耶二
臣對曰以我國語制字最善但臣等未明其法故
難耳

太祖曰無難也但以蒙古字合我國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吾等此已悉何為不可

太祖遂以蒙古字合之國語創立滿文

頒行國中滿文傳布自此始

秋九月平哈達國

哈達貝勒蒙格布祿與葉赫貝勒納林布祿構兵力不能敵以三子來質乞援

太祖命費英東噶蓋率兵二千助哈達駐防其地納林布祿聞之構明開原通事代為齎書誘蒙格布祿曰爾若執滿洲來援二將贖所質三子盡殲其兵二千我妻汝以所求之女修前好焉蒙格布祿惑其言約于開原城令其妻二人往議我駐防大臣得其情以告秋九月丁未朔

太祖統兵征哈達貝勒舒爾哈齊請為先鋒自試

太祖許焉

命領兵一千為前隊既抵哈達哈達兵出舒爾哈齊按兵

不戰告曰彼兵出矣

太祖曰豈謂此城無兵而來耶遂

親督兵進擊時舒爾哈齊兵填擁于前

太祖麾之使開路塞不能入乃沿城而行城上發矢石軍

士多被傷者

太祖督兵攻其城癸丑克之大將揚古利生擒蒙格布祿

馳告

太祖命勿殺

召之至匍匐進謁

賜以所御貂帽及豹裘盡招服哈達所屬城器械財物無
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編入戶籍遷蒙格布
祿贍養之後謀逆事洩伏誅

太祖以女妻蒙格布祿之子武爾古岱

事在辛丑年春

明遣使來

言曰爾何故伐哈達而取其國耶其復武爾古岱
國

太祖從其言

命武爾古岱往哈達統率人民既而葉赫貝勒納林布祿
糾蒙古兵數侵掠哈達

太祖遣使告于明曰吾令武爾古岱還國今葉赫屢侵之
奈何以吾所得之國為葉赫所據耶明人置弗答時哈
達饑國人乏食至明開原城乞糧不與各鬻妻子

奴僕馬牛易粟食之

太祖惻然曰此吾所撫之赤子也何忍聽彼流離遂仍收
哈達國人贍養之武爾古岱同公主來歸

賜田宅人戶服物器用備具哈達之先本呼倫國姓納喇
其始祖名納齊布祿生尚延多爾和齊尚延多爾
和齊生嘉瑪喀碩珠古嘉瑪喀碩珠古生綏屯綏
屯生都勒喜都勒喜生克什納都督克什納都督
生子二長徹徹穆次旺濟外蘭克什納都督為族

人巴岱達爾漢所害徹徹穆之子萬奔錫伯部相近之綏哈城旺濟外蘭奔哈達主其部後遇害其子博勒寬沙津殺其人以報父讐迎兄萬于綏哈城至哈達主其部萬于附近諸部以次攻取遠者又招徠之其勢日強遂稱為汗國號哈達其時葉赫烏拉輝發及滿洲之渾河部俱屬之萬為人殘暴黷貨無厭凡以事赴訴者賂金帛輒以曲為直否則以直為曲羣下效尤每使人諸路皆驕縱無

忌索貨賄鷹犬之類下及雞豚悉被擾害又以好惡為毀譽萬不察其實惟羣下言是聽自戕其國以故所創基業即自敗之其民多叛投葉赫并先附諸部亦皆離散萬汗卒子瑚爾罕繼之甫八月卒弟康古魯繼之康古魯卒弟蒙格布祿與瑚爾罕之子岱善爭奪久之得主其部戊戌年蒙格布祿所居城北溪中流血越一歲國亡

辛丑年春正月分編牛錄

時

太祖招徠各路歸附益衆乃分編三百人為一牛录每牛
录設長一先是我國凡出兵校獵不計人之多寡
各隨族黨屯寨而行至圍場每人出箭一枝十人
中擇一人領之令毋離隊越次稱為牛录額真至
是定為官名

乙巳年春三月增築都城

癸卯年春

太祖自呼蘭哈達南岡移于蘇克素護河嘉哈河之間赫

圖阿拉

祖居地築城居之以牛羊犒夫役者三乙巳年三月又于

城外環築大城以牛羊犒夫役者五

是為未定遼陽以前之都

興京城至天聰八年稱

初國人創採人獲漬之水以待

售明人佯不欲市國人恐朽敗急欲售鮮所利益

太祖教以製法令熟而乾之可以經久不急售仍許通市

于明所濟甚衆民用倍饒是年蒙古喀爾喀巴約

特部貝勒達爾漢巴圖魯之子恩格德爾來朝獻

馬二十匹

太祖曰彼越敵國而來蓋望恩澤于我也

優賚遣還明年冬十二月恩格德爾又率喀爾喀五部貝

勒之使進駝馬來朝尊

上為

神武皇帝自此朝貢歲至

丁未年秋九月平輝發國

先是葉赫貝勒納林布祿遣使來誓盟

見丁未幾

背之

太祖遣將穆哈連征蒙古獲馬四十匹以還納林布祿邀
于路盡奪之并執送穆哈連與蒙古又以其弟錦
台什所許我國貝勒代善之女妻蒙古喀爾喀貝
勒齋賽癸卯年秋

孝慈皇后疾篤思見母

太祖遣使至葉赫迎之納林布祿不許止令僕人南泰隨

我使來

太祖曰汝葉赫諸舅無故掠我瑚布察寨又率九國之兵
侵我自悔起兵開釁之罪刑馬歃血祭

天盟誓願聯姻通好旋即背盟以既許歸我之女改適蒙
古今我國妃病篤欲與母訣又不許是終絕我好也既
如此兩國當復相讐我將問罪汝邦築城汝地矣甲辰
年春

太祖率兵征葉赫攻克瑯城及阿奇蘭城取其七寨俘二

千餘人而還時輝發貝勒拜音達哩族人多投附
葉赫其部衆亦有叛謀拜音達哩恐懼以其臣七
人之子來質乞援

太祖許焉發兵千人助之納林布祿給拜音達哩曰爾若
歸爾質子吾即反爾叛族拜音達哩信其言乃曰
吾其中立于滿洲葉赫二國之間乎遂取回所質
七臣之子以已子與納林布祿為質而納林布祿
竟不歸其叛族拜音達哩遣其臣來告曰吾前者

誤為納林布祿所誑今欲倚賴

上恩乞以女

賜我為婚

太祖允之後拜音達哩背約不娶

太祖遣使謂曰汝昔助葉赫二次來侵我宥爾罪復許爾
婚今背約不娶何也拜音達哩給曰俟吾葉赫質子歸
乃娶爾女與爾合謀因築城三層以自固後所質
葉赫之子既歸

太祖復遣使謂曰爾質子歸今將何如拜音達哩以堅城足恃遂負約丁未年八月彗星出西方九月丙申見于東方指輝發國八夜方滅

太祖卽于是月己亥率兵征之甲辰圍其城克之誅拜音達哩及其子招降其衆乃班師輝發之先本姓伊克得哩黑龍江岸尼瑪察部人有星古禮者自黑龍江載木主遷于扎魯居焉因呼倫國之噶揚阿圖謨圖二人居于璋地姓納喇欲附其姓殺七牛

祭天改姓納喇是為輝發始祖生子備臣備臣生
納靈阿納靈阿生拉哈都督拉哈都督生噶哈禪
都督噶哈禪都督生齊訥根達爾漢齊訥根達爾
漢生旺吉努招服附近諸部築城于輝發河邊呼
爾奇山號輝發國是時蒙古察哈爾國扎薩克圖
圖們汗自將圍其城不克而還旺吉努卒孫拜音
達哩殺其叔七人自為貝勒至是國亡

戊申年春三月克烏拉宜罕山城

先是陣獲烏拉布占泰釋歸主其國

見丙申年感

上再生恩尋率三百人來謁乞婚

太祖妻以貝勒舒爾哈齊之女

賜敕書十道甲冑五十副禮遣之未幾布占泰以其兄滿

泰妻都都祜所珍銅錘送葉赫貝勒納林布祿又

以我國所屬瓦爾喀部之安楚拉庫路內河路衆

所推服之三人送葉赫引其使人招誘安楚拉庫

內河二路適有東海瓦爾喀部斐優城長策木特

赫來朝告曰吾等因地方遙阻久附烏拉國今其
國主布占泰遇吾等虐甚乞移家來附丁未年春
太祖命弟舒爾哈齊長子褚英次子代善大臣費英東扈
爾漢率兵三千至斐優城徙之時夜陰晦軍中大
燾之上有光衆以為異捫視無有復樹之光如初
舒爾哈齊曰吾自幼從

上征討所見多矣未有此異其非吉兆耶欲還兵褚英代
善曰或吉或凶兆已定吾等遽還將何以報

命耶遂決意前進至斐優城盡收環城屯寨凡五百戶令
扈爾漢率兵三百護之先行烏拉貝勒布占泰發
兵萬人邀諸路扈爾漢見之令五百戶結寨山巔
以兵百人衛之使人馳告後隊諸貝勒是夕烏拉
兵萬人扈爾漢所率兵僅二百人各據山一面結
營相持翼日烏拉以萬人來攻我大將楊古利馳
至先衆奮擊斬烏拉兵七人我兵止傷一人烏拉
兵退渡河登山畏懼不敢前兩軍相向駐營日過

午我後隊諸貝勒率兵齊至見烏拉兵甚多褚英
代善策馬而前諭軍士曰吾

父每有征伐無不摧堅陷敵今雖未親行而我等奉

命來此爾衆何憂昔布占泰侵我國我國擒而縛之吾

父宥其死復泰養之歸主其國為時未久人猶是人曾從

吾手而釋非有天幸得脫也今豈不能再縛之耶

彼兵雖多我國荷

天眷仗

天威吾

父威名夙著破敵兵必也衆軍士皆曰願効力遂渡河褚
英代善各率兵五百分二路緣山奮擊烏拉兵大
敗代善追及烏拉統兵貝勒博克多從馬上左手
攫其胄而斬之時天氣晴明忽陰晦大雪寒冽被
傷敵兵棄甲逃者僵仆甚衆是役也陣斬博克多
及其子生擒貝勒常住與貝勒瑚哩布斬三千級
獲馬五千匹甲三千副師還

太祖賜舒爾哈齊號達爾漢巴圖魯以褚英遇大敵率先
擊敗其衆

賜號阿爾哈圖圖們以代善陣斬博克多又與兄並進克
敵

賜號古英巴圖魯初我軍與烏拉接戰時貝勒舒爾哈齊
率五百人止山下及貝勒褚英代善破敵追擊始
驅兵前進適有大山間之遶山行未能多所斬獲
大臣常書侍衛納齊布奉

命護從褚英代善兩貝勒不即隨前進反率兵百人與舒爾哈齊同止山下無所斬獲因論死舒爾哈齊請曰誅二臣與我死無異

太祖乃宥其死罰常書金奪納齊布所屬之人戊申年三月

命褚英同舒爾哈齊之長子阿敏率兵五千征烏拉宜罕山城克之斬千人獲甲三百俘其衆以歸時烏拉貝勒布占泰與蒙古科爾沁貝勒翁阿岱合兵出

烏拉城二十里遙望我軍知不可敵遂相約而還
布占泰因失宜罕山城大懼始遣使往來復通前
好執葉赫貝勒納林布祿屬下五十人送我使臣
殺之又遣其臣來請曰吾數背盟誓獲罪

君父誠為汗顏若再以親生之女妻我撫我如子吾乃永
賴以生矣

太祖復以親女妻之遣大臣以禮往送焉

己酉年春二月明令朝鮮歸我瓦爾喀人戶

先是丙申年春明遣官一員同朝鮮官二員從者
二百人來

太祖令我軍盡甲觀兵于外過于妙洪科地迎入城優禮
答遣之戊申年三月

太祖諭羣臣曰語云念人之惡崇朝而作式好無尤歷世
難求我欲與明昭告

天地同歸于好乃會明遼東副將及撫順所備禦刑白馬
祭

天誓曰兩國各守邊境敢有竊踰者毋論滿洲漢人見之
殺無赦若見而不殺殃及不殺之人明若渝盟其
廣寧巡撫總兵遼東道副將開原道參將等官均
受其殃滿洲渝盟殃亦及之誓畢遂同勒誓辭于
碑建碑于沿邊諸地

太祖復遺明書曰鄰朝鮮境而居瓦爾喀部衆皆吾所屬
也可諭彼察出與我至是明遣使諭朝鮮歸我千餘戶
庚戌年冬十一月招降窩集部諸路長

先是東海窩集部之赫席赫路鄂謨和蘇魯路佛訥赫托克索路並附烏拉

太祖遣人招之降弗從丁未年五月

太祖命貝勒巴雅喇大臣額亦都費英東扈爾漢率兵千人往征遂取三路屯寨俘二千人而還戊申年九月窩集部之呼爾哈路千人侵我寧古塔城我駐防薩齊庫路兵百擊敗之斬百人生擒十二人獲馬四百匹甲百副餘衆悉降既而降人有逃至窩

集部之瑚葉路者匪弗以獻己酉年十二月

太祖遣扈爾漢率兵千人討之扈爾漢取瑚葉路二千戶而還

太祖嘉其功

賜號達爾漢賚甲冑馬匹時有歸附我國之窩集部綏芬路長圖楞為窩集部之雅蘭路人所掠庚戌年十一月

太祖遣額亦都率兵千人往窩集部之那木都祿綏芬寧

古塔尼瑪察四路招其路長康古哩喀克篤哩昂
古明安圖烏魯喀僧額尼喀哩塘松阿葉克舒等
來歸令其挈家口前行額亦都旋師至雅蘭路遂
擊取之收萬餘人而還

辛亥年春二月發帑金資民婚娶

察國中無妻室之人配給婦女千餘其貧苦不能
娶者更

命發帑金與之令自娶遠邇歡頌

上恩有踰慈父母云

秋七月取烏爾固辰穆稜二路

先是窩集部來歸路長僧額尼喀哩二人

見庚戌年

太祖所賜甲四十副置綏芬地為窩集部之烏爾固辰穆

稜二路兵掠去

太祖遣呼爾哈部長博濟哩

即己亥年率衆歸附者

往二路宣

諭歸還所掠弗從乃

命第七子阿巴泰同大臣費英東安費揚古率兵千人征

烏爾固辰穆稜二路俘千餘人而還

冬十一月攻克扎庫塔城

先是東海呼爾哈路扎庫塔人來降

太祖賜之甲三十副其人以所

賜甲送黑龍江濱之窩集部人被于樹以試射又貪烏拉國布疋受其貝勒布占泰招撫至是

太祖遣額亦都何和哩扈爾漢率兵二千往征扎庫塔城諭降弗從圍三日攻克其城斬千人俘二千人並

招降環近路長圖勒伸額勒伸令率五百戶來歸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曰萬厯二十八年建州襲殺蒙格布祿其勢始盛蒙格布祿者與納林布祿俱海西部落與建州之家俱封龍虎將軍蒙格布祿最忠順他部謀入邊蒙格布祿輒豫報得為備諸部皆心惡之建州尤甚會蒙格布祿與納林布祿相讐殺蒙格布祿力不支請救于邊吏不許願得乘障扞一圍不

許遂求援建州建州兵悉起以援為名襲執之
時邊臣遣使議救建州乃以女許蒙格布祿長
子送次子歸我內地以息講論邊臣亦因循置
之自是建州有輕中國之心鴨綠江外十四道
灣扈拉瑚故址白石江內舊有輝發拜音達哩
等部落八千餘衆又海西南關舊址大黑山地
方俱為建州所併屯兵二千餘家邊吏不設備
竟棄新疆由海西南關子孫無良自相屠割而建

州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建州之智也此
道周所記合之

太祖高皇帝己亥以後數年間事彷彿相近若蒙格布祿
之作猛骨孛羅納林布祿之作那林孛羅扈拉
瑚之作忽刺虎輝發拜音達哩之作灰扒伯答
里舊文沿襲類如是今皆改從

開國實錄所書而事迹並可互證焉明人稱葉赫為海西
北關哈達為海西南關蒙格布祿固哈達萬汗

之少子繼其兄瑚爾罕及康古魯為貝勒在戊
子己丑年間與瑚爾罕之子岱善爭奪得主其
國

太祖高皇帝嘗譬諸二童擲骨為戲者宜道周亦云南關
子孫無良自相屠割也其獲罪我

朝始則與葉赫納林布祿輝發拜音達哩等同刻我
瑚布察寨又攻我赫濟格城繼則因納林布祿
構兵勢已危急乃質子乞援

太祖高皇帝命將出師助之戍守而蒙格布祿顧信納林布祿誑誘欲執我二將贖彼三質子即盡殲我軍其罪浮于納林布祿拜音達哩矣

太祖高皇帝爰整旅徂征

躬冒矢石攻克其城生擒蒙格布祿遂平其國是則問罪之師

聲靈赫赫而道周云襲執誤矣夫蒙格布祿明既信為忠順乃當納林布祿與讐殺時請救不許請入備

邊又不許迨其罪惡既盈身擒國滅而後市惠
飾詞向我議救則明之舉措乖違是非倒置路
人皆知之

太祖高皇帝不忍赤子流離安輯撫綏咸俾得所仍
諭羣臣與明式好無尤斯真

覆載為量而

仁育義正遐邇同瞻在明人亦安得不震悚乎

國勢日盛也哉

皇清開國方略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皇清開國方略卷四

太祖高皇帝

壬子年至
乙卯年

壬子年冬十月駐兵烏拉河邊

先是烏拉貝勒布占泰遣使修好

見戊申年

既而背盟

侵我國所屬窩集部之呼爾哈路者再復欲娶我

國所聘葉赫貝勒布齋女又以鳴鏑射所娶我國

公主

太祖聞之怒秋九月癸丑

親統師征之庚申

太祖張黃蓋鳴鉦鼓沿烏拉河而行布占泰率兵迎戰至
河濱見我兵甲冑鮮明士馬精強軍勢甚盛烏拉
兵人人惴恐無鬪志

太祖遂沿河岸而下克其臨河五城又取金州城駐營其
城在布占泰所居大城河岸之西距城西門二里
許冬十月辛酉朔

太祖以太牢告

天祭轟遂出營見東方有青白二氣指烏拉城北我軍屯其地三日布占泰晝則率兵出城相持河岸夜則入城休息諸貝勒請渡河擊之

太祖曰毋作此浮面取水議也當為探源之論耳譬伐大木豈能遽摧必以斧斤斲而小之然後可折今以勢均力敵之大國欲一舉而取之能盡如吾願乎我且削其所屬外城獨留所居大城外城盡下則無僕何以為主

無民何以為君乎遂

命毀其六城並焚其廬舍糗糧移駐于富勒哈河渡口布

占泰令武巴海乘舟來立而呼曰

上乘怒興兵至此今

上怒已息乞留一言而歸使人來告者三布占泰親率其

臣六人乘舟止河中跽而乞曰烏拉國即

父皇之國也幸勿盡焚糗糧叩首哀籲不已

太祖擢甲乘馬率貝勒大臣出衆軍前立馬河中水及馬

腹

諭責布占泰曰我昔擒汝于陣貸汝死贍養汝俾主烏拉國以三女妻汝許汝盟誓者七汝藐忽

天地屢背誓言再侵吾所屬呼爾哈路欲奪吾所聘葉赫女又以鳴鏑射吾女吾以女歸汝異國義當尊為國妃何得陵暴至此我愛新覺羅由

上天降生事事順

天命循天理數世以來遠近欽服從不被辱于人汝即不

知百世以前事豈十世以來之事亦不知耶若我女有過汝宜告我無故被辱他國且不受況我國乎古人云寧損其骨無損其名我非樂有此舉乃汝負恩悖亂是以聲罪致討耳布占泰對曰此必有人離間俾吾

父子不睦其語皆譌傳也布占泰之臣拉布泰從旁率爾進言曰

上既因此而怒何不遣使來問

太祖責拉布泰曰我部下豈少汝輩人耶尚謂辱吾女為

誣奪吾所聘女為妄言乎凡事未實則須問既實矣又何問焉此河無不冰之日吾兵無不再來之理汝口雖利能齒吾刃乎布占泰大懼止拉布泰勿言布占泰弟喀爾喀瑪請曰乞

上寬宥賜一言而行

太祖曰汝果無此事以汝子及大臣子為質始鑒汝誠不然吾不信也遂回營駐烏拉國五日還兵至烏拉河邊伊瑪呼山岡以木為城留兵千人守之十二月有

白氣起自烏拉國經

上宮殿之南直抵呼蘭哈達

癸丑年春正月平烏拉國

先是

太祖以布占泰悔罪求和當守約弗渝既薄烏拉城仍班
師至是

太祖聞布占泰以其子綽啓鼐及十七臣之子送葉赫為
質娶我國所聘女又幽寘所娶我國兩公主遂復

親統師征之布占泰期以正月丙申送其子質葉赫而我
兵先一日至攻取烏拉遜扎塔城督兵進克郭多
鄂謨二城翼日布占泰率兵三萬越富勒哈城列
營我貝勒大臣皆欲戰

太祖止之曰征伐大國豈能使之遽無孑遺乎仍以前言
申

諭之貝勒代善阿敏大臣費英東額亦都安費揚古何和
哩扈爾漢及衆貝勒皆奮然曰我士飽馬騰利在

速戰所慮者布占泰不出耳今彼兵既出平原廣
野可一鼓擒也舍此不戰厲兵秣馬將何為耶倘
布占泰竟娶葉赫女辱何如之後雖征討夫復何
及

太祖曰我仰荷

天眷自幼用兵以來雖遇勁敵無不單騎突陣斬將奪旗
今日之役我何難率爾等身先搏戰但恐諸貝勒大臣
或致一二被傷實深惜之故欲計出萬全非有所懼而

故緩也爾衆志既孚即可決戰因

命取鎧冑被之貝勒大臣及諸將聞

上言皆踴躍傳令軍士盡甲

太祖遂定策

諭軍士曰倘蒙

天眷佑破敵衆即乘勢奪門克其城毋使復入于是我軍

前進布占泰率兵三萬由富勒哈城而來令軍士

步行列陣以待兩軍距百步許我兵亦下馬步戰

矢交發如雨呼聲動天

太祖奮然挺身而入諸貝勒大臣率軍士鼓勇縱擊大敗
烏拉兵十損其六七餘皆棄兵甲逃竄遂乘勢奪
門

太祖登城西門樓城上悉樹我軍旗幟布占泰率敗兵不
滿百人急還城下見我軍旗幟大驚而奔復遇貝
勒代善率精兵邀擊之布占泰勢不能敵遂遁又
損兵過半餘皆潰走布占泰僅以身免投葉赫國

而去我軍獲馬匹甲冑器械無算盡收撫其所屬
城邑駐軍十日大賚有功將士烏拉敗兵來歸者
悉還其妻子僕從編戶萬家其餘俘獲分給衆軍
乃班師烏拉之先以呼倫為國號姓納喇與哈達
國同以納齊布祿為始祖納齊布祿四傳都爾機
都爾機生子二長克什納都督次古對珠延古對
珠延生泰蘭泰蘭生布延布延收服附近諸部築
城于烏拉河岸洪尼地國號烏拉自稱為貝勒生

子二長布罕次博克多

即丁未年貝勒代善陣斬烏拉統兵貝勒布延

卒子布罕繼之布罕卒子滿泰繼之

滿泰事見至前丙申年

滿泰弟布占泰國乃亡

夏四月令貝勒大臣直言政事得失

諭曰為國之道存心貴乎公謀事貴乎慎立法布令貴乎

嚴若心不能公棄良謀慢法令有害于國奚能致治予

一人智慮有限所言所行安能盡當如未當汝等勿面

從各出所見直言毋諱

秋九月征葉赫降烏蘇城

先是

太祖遣使

諭葉赫貝勒錦台什布揚古曰昔我陣擒布占泰赦其死而贍養之又妻以三女輒敢以恩為讐是以問罪往征削平其國今投汝汝其執之以獻使者凡三往錦台什布揚古不從秋九月辛酉

太祖率兵四萬征之有逃卒至葉赫洩軍期葉赫遂盡收

散處居民其烏蘇城以痘疫未收我兵圍之

太祖諭城中人曰降則贍養之不降則進攻城中人曰大國之兵如林之衆如泉之湧甲冑光芒耀如冰雪豈我等所能禦苟撫我我曷為不降其城長三坦瑚什木二人遂開門降匍匐謁見

太祖酌金卮飲之各

賜冠服葉赫所屬瑯城吉當阿城雅哈城赫爾蘇城和敦城喀布齊賚城鄂吉岱城及屯寨凡十九處盡焚

其廬舍糧儲收烏蘇城降衆三百戶而還錦台什
布揚古使人愬于明曰哈達輝發烏拉三國滿洲
已盡取之今復侵我葉赫其意即欲侵明取遼東
以建國都使開原鐵嶺為牧馬之場矣明乃遣使
來言曰自今以後當與葉赫修好罷兵若不從我
言而侵之勢將及我矣遂遣遊擊馬時楠周大岐
率練習火器者千人為葉赫守衛東西二城

太祖聞之欲致書于明遂

躬詣撫順所城庚辰卯刻行至古呼城之野日之兩旁有
青赤二色祥光對照如門

太祖見之率衆拜踰刻始散翼日至撫順所明遊擊李永
芳出迎三里外導入教場

太祖以書與之

書曰昔葉赫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卦勒察珠舍哩
訥殷九姓之國于癸巳歲合兵侵我我是以興師禦之
天厭其辜我師大捷斬葉赫貝勒布齋生擒烏拉貝勒布

占泰仍遣之歸國逮丁酉歲刑馬歛血以盟通婚媾無
忘舊好詎意葉赫渝棄前盟將已字之女悔而不與至
布占泰吾所恩育者也反以德為讐故伐之而殲其兵
取其國布占泰逃奔葉赫葉赫留之不吾與此吾所以
征討葉赫也吾與明國何嫌何怨欲相侵耶

太祖既與書永芳遂還

甲寅年夏四月明遣使來

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偽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勢

強令以禮接述書中古來興廢之故語多不遜

太祖曰虛言恐喝何以禮為時

太祖遇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言不善以正言折之竟不視其書遣之還

冬十一月征雅蘭錫琳二路

先是窩集部之雅蘭路人掠我所屬之綏芬路長

圖楞我師征之有俘獲

見庚戌年至是

太祖遣兵五百征窩集部之雅蘭錫琳二路收降二百戶

俘千人而還

乙卯年夏四月拒明使臣索田

明廣寧總兵張承蔭巡邊于邊外數處侵我疆土
立石碑為界遣通事董國蔭來告曰汝所居界外
地皆屬我今立碑其地其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
田汝勿刈獲其收汝邊民還汝國

太祖諭曰吾累世田廬一旦令吾棄之是爾欲棄盟好故
為斯言耳昔賢云海水不溢帝心不移今既助葉赫又

令吾境內之民所種禾黍勿刈獲而遷將帝心已移耶
帝之言自不可違但不願太平與我交惡吾小國受小
害汝大國得毋受大害乎吾國之民無多不難于遷汝
大國能盡藏其衆乎若構兵起釁非獨吾國患也汝自
恃國大兵衆輒欲陵我詎知大可以小小可以大皆由
天意汝國欲每城屯兵一萬亦勢有不能若止屯兵一千
則城中兵民適足為吾俘耳董國蔭曰此言太過矣遂
去

太祖因諭羣臣曰人無論貴賤大小皆當公正存心徒恃其智力肆行侵奪縱有所獲豈能永享所謂公正者推己之心以及于人視為一體之謂也其令聞上達

天亦佑之無往不善安有凶咎哉故無事之國不可喜事興師若喜事興師必有

天譴彼不務修德恣意侵奪是行暴也因其暴而伐之天必佑矣

六月令國人屯田曠土

初葉赫國欲以我國所聘布揚古之妹適蒙古喀爾喀部貝勒巴哈達爾漢之子莽古勒岱我國諸貝勒大臣聞之皆憤怒請曰葉赫女既為

上所聘又將以適蒙古無禮莫甚焉我等既聞其事安能坐視耶宜乘其許而未行急發兵往攻其城而取之

太祖諭曰征討國之大事若以負婚之故怒而興師則未可也蓋此女之生釁所由起實非偶然哈達輝發烏拉

三國皆因此女興兵構怨相繼滅亡是此女名釁亡國
已有明驗今明又助葉赫不以此女與我而與蒙古

天殆欲亡葉赫以激怒我而啓大釁也若奮力征之縱得
此女徒致不祥即歸他人亦必不永年吾知此女流禍
已盡死期將至矣諸貝勒大臣仍欲興師堅請

太祖曰使吾因此發怒興師征討汝等猶當諫止吾早已
洞徹事機釋然于中置諸度外汝等何反堅請不已耶
吾無憾汝等何憾焉吾斷不以汝等言勞師動衆也尋

金史紀事本末卷四
葉赫以此女嫁蒙古未一年果亡諸貝勒大臣又
請曰此女年已三十有三受我國之聘垂二十年
因明國遣兵衛助葉赫葉赫錦台什布揚古恃其
勢遂與蒙古今往征明國宜也

太祖亦不允

諭曰明以兵越境而衛葉赫

天鑒不遠我姑待之蓋葉赫與我滿洲自為二國明既稱
為君臨各國即為天下共主自應辨別是非審量而後

助之乃恃勢橫行抗

天意反以兵衛

天譴之葉赫試聽彼助之汝等又何急焉使我今日仗義
伐明

天必佑之

天佑我可以克敵但我國儲積未充縱得其人民必有以
養之恐我國之民反致損耗惟及是時撫輯吾國固疆
圉修邊備重農積穀為先務耳仍不發兵

諭各牛录下出十人牛四頭于曠土屯田積貯倉廩復設
官十六員筆帖式八員會計出入

冬十一月征克額赫庫掄

窩集部東額赫庫掄人寄語我國之人曰人謂爾
國驍勇可來與我等決一戰

太祖遣兵二千至固納喀庫掄招之不服遂布陣鳴螺越
壕三層毀其柵攻克其城陣斬八百人俘獲萬人
收撫其居民編戶口五百乃班師先是十月丁未

太祖出獵駐蹕穆奇翼日卯刻有紅綠祥光二道夾日又有藍白光一道掩映日上其狀如門

太祖率衆拜踰刻始散及是月出獵雪初霽

太祖恐草上浮雪霑濡擷衣而行侍衛布揚古及雅喀穆從見而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聞之笑曰吾豈為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與其被雪霑濡何如鮮潔為愈躬行節儉微物必惜汝等

正當效法耳

令羣臣舉賢才

舊不繫日亦未別
書十二月後條同

諭曰君天所立也臣君所任也國務殷繁必得賢才衆多
量能授職天下全才無幾一人之身有所知即有所不
知有所能即有所不能故勇能攻戰者宜令治軍才優
經濟者宜令理國博通典故者宜諮得失嫻習儀文者
宜襄典禮若茲賢才當隨地旁求俾列庶位又

諭曰嘗聞古訓心貴正大予思心之所貴誠莫貴乎正大

也卿等薦人勿曰我何為舍親而舉疎也當不論家世不拘門第先舉其心術正大者夫一才一藝之士亦國家所需若其人堪輔弼大業急宜顯陟之

定八旗軍制

先是分編牛录每三百人設一牛录額真

見辛丑年後改

稱牛录章京即今佐領

尋復定五牛录設一甲喇額真

後改稱甲

喇章京即今參領

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

即今都統

每固山額

真設左右兩梅勒額真

後改稱梅勒章京即今副都統

初祇有四旗

創制年月無攷

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白曰紅曰藍至是

增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

幅之黃白藍者紅綠幅之紅者白綠

共為

八旗行軍時地廣則八旗分八路而進地狹則八旗合一路而行隊伍禁撓越軍士禁喧囂當兵刃相接時被堅甲執長矛大刀者為前鋒被輕甲善射者從後衝擊俾精兵立他處勿下馬相機接應馬

臣等謹案明臣黃道周博物典彙有云建州每

歲貢蜜兼開蜜市自癸丑後不貢相傳煉蜜為
糗糧邊臣未敢入告甲寅年四月巡撫都御史
郭光復新蒞任潛使遼陽材官蕭子玉偽稱都
督銜命問故子玉盛具儀仗至建州境揚言天
使儼臨而不郊迎將以無禮致詰頃之建州主
屬橐鞬迎道左供具甚豐腆子玉大喜相與盡
歡徐問不貢市之由建州主從容對曰本部之
蜜猶中原五穀也五穀有不登之年將誰是詰

耶本部五年來花疎蜂少是以不供俟春枝花
滿釀熟蜂衙當復貢市如初此瑣事耳何煩塵
念厚贈子玉並轡而出將別建州主從馬上拍
子玉肩笑曰汝是遼陽無藉蕭子玉也安得假稱
都督來我郊境我非不能殺汝顧不忍貽大國
之辱耳為我致意巡撫後母再作詐事子玉狼
狽西奔巡撫聞之閉門累日蓋邊疆之事每貽
笑于人安得不啟輕侮之心哉此黃道周所記

甲寅年四月之事其稱建州主即謂我

太祖高皇帝

臣

等恭誦

實錄前此書明遣使者屢矣均不著其名惟甲寅年四月
特書明遣備禦蕭伯芝來偽稱大臣乘八人輿
作威勢強令以禮接述書中古來興廢之故語
多不遜

上曰虛言恐喝何以禮為時

上遇明之使臣其言善以婉言應之言不善以正言折之

竟不視其書遣之還此

實錄之文與黃道周所記互有詳畧蓋因所見所聞所傳
聞各異辭耳道周之云材官蕭子玉

實錄作備禦蕭伯芝或以一人而兼此二名或兩人異名
而輒轉混冒皆無足重輕其云偽稱都督銜命
問故盛具儀仗揚言天使儼臨將以無禮致詰
則與

實錄所書之偽稱大臣乘八人輿作威勢強令以禮接適

相證合而

高皇帝早知其偽為使命仍以鄰邦使臣待之

躬親款宴

溫語從容及遣還而後

諭斥其無藉

戒以非不能殺汝後母再作詐事益足徵

智無不照

仁無不容婉言正言咸俾明人心服越一載而明總兵張

承廕又遣通事董國廕來索柴河三岔撫安三路之田侵界立碑我貝勒大臣皆欲興師征明高皇帝諭以吾早洞徹事機釋然于中又

諭以

天鑒不遠我姑俟之仰見

聖明坐照先幾料敵而明人恃力構兵公為欺詐轉致自貽伊戚道周追咎邊疆之事曰貽笑曰啓侮幾于太息流涕者矣

皇清開國方略卷四